

往事如烟

小人书的故事

□魏建彪

如果有人问我,童年时期有哪些特别开心的事情,我会说出不少,但看小人书一定是排在前面。

周末吃完早饭,我用水棍挑着废品,到街上的废品店去卖。废品少得可怜,就是点破尼龙纸、破鞋底、锈烂无用的铁器,还有几个牙膏壳、鸡黄皮、甲鱼壳。母亲答应,卖了废品后,可以让我买一本小人书,这让我很高兴。

新华书店里,一本本小人书平躺在玻璃柜里,静静地等着我翻阅。一张张彩色封面,各种各样的图画,精彩纷呈,勾住我的眼睛。看中了几本,价格有高低,厚点的2毛多,薄的8、9分钱。买哪一本呢?脑子里想来想去,终于下了决心。

拿上散发着油墨书香的小人书,刚跨出店门,就低头看起来。走着走着,有时会停下脚步,站着看一会儿。特别吸引人处,干脆在路边坐下,待几页细看完再站起来继续前行。走到半路,书已翻到最后,意犹未尽。

有时我会跟着奶奶,到做裁缝的姑夫家去。表兄弟有二三十本小人书,每次去,里面总有一些新书,进了家门,立马在几个房间窜来窜去,把找到的书搂在一起,寻个安静角落安心看小人书。到了饭点,带



着一本到饭桌上,嘴里嚼着大鱼大肉,眼睛看着小人书,不理睬奶奶姑姑吃完了再看的劝说。大约小半天时间,该看的全部看完,一件大事就算完成。

那几年,看过的小人书真不少,有古典小说、传说、历史改编的,有电影故事绘就的,有反映先进人物事迹的等等。一些小书,不少人手头都有,也看过很多

遍,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后来才知道,这些小人书的绘画者都是很有名气的,画画时下了很大功夫。比如《鸡毛信》的绘画者刘继卣,是国画大师,总到动物园采风,速写狮、虎、猴等动物的百态。出彩的图画,再配上凝练的文字,小人书就成了图文并茂的精品。现如今品相好的,已成抢手的收藏品。

有一次,我和表兄一起看一本地下党运送药品,支援新四军打日本鬼子的小人书。里边有一幅图的右下角,地下党员威风凛凛侧立着,左手叉腰,右手斜举驳壳枪,枪口喷出愤怒的火焰;图的左上角,是在长着杂草的土丘上,中枪的叛徒身子后仰,一只脚站立,一只脚朝天,扭曲惊恐的脸十分丑陋。文字里有“地下党员甩手一枪,叛徒应声倒地”的描述,盯着画面,我俩议论许久:驳壳枪能打这么远吗?地下党员一甩手,就能论中叛徒,枪法有这么好吗?坏人都长得这么丑吗?……心存诸多疑惑,图画和文字对视觉的冲击真是太大了。几个月过去再次碰头,我们脑子里还没放下这页,围绕着图画应该怎么画、文字应该怎么写,读者才更容易接受,继续热烈谈论。

一晃差不多五十年过去了。下次见到表兄,我一定要问:“还记得‘甩手一枪,应声倒地’否?”

人间有爱 心随花开

□姚素川

事情发生在好几年前。当时,微信还没有普及,大家出门买东西时大多带着现金。那天,我带了一张百元大钞和几块零钱打算去楼下菜市场买点韭菜。由于经常去,也就认识了几个相熟的摊贩,每次买菜时,我都会去他们那里购买。这几个小商贩卖起菜来不缺少两,也总是给我优惠。不过那天我过去后,一家刚好把韭菜卖完了,另外两家则没有卖韭菜,只有旁边一女摊主那儿有韭菜。

说实话,我实在不想去那个快50岁的女摊贩那里买菜。给人的印象不光嘴巴厉害,而且听买菜的人说,她卖菜从不优惠。不过,今天要吃韭菜饺子,不得不光顾她的生意了。

她手脚麻利地帮我称好韭菜,说:“7块1毛钱。”虽然没打算让对方便宜,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和她讨价还价:“7块钱行不行?”她果然面无表情地又重复一次:“1分不少。”我在心里叹息了一声,递给她8块,让对方找零。

买完菜后,我来到市场的东头,打算再买点肉。一摸口袋,惊出一身冷汗,出门时装在口袋里的那张百元大钞不见了。仔细回想了一下,来到市场后,我只有在那位女摊贩那里掏钱买东西,其他时间不曾伸手掏钱。也许,是钱落在她那里也不一定。

想到这里时,我立即有种万念俱灰之感。女摊贩是什么样的人?一毛钱都不会少你,何况是从天上掉下来的100块钱。如果钱真掉到她那里,打死我也不相信能找回来,可我又心有不甘。最后,我决定还是去她那里问问情况,再说,钱也不一定真落在她那里。

远远的,我还没有走到女摊贩跟前,就看到她满脸笑容地向我招手。我还以为她又想让我在她那里买菜,于是装作没看见,面无表情地走过去。待走到摊位前,还没等我开口,她爽快地问我:“大兄弟,你是不是在找这个?”说完,她将手中的一张百元大钞在我面前晃了晃。

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半天一句话没说出口。她爽朗地一笑将那张百元大钞塞到我手中,同时大着嗓门说:“你走之后,我才发现你把钱掉到菜里面了,本来想喊你,却不见你人影。刚好你找回来了,真是太好了。不过,下次可别这样粗心大意了!”望着她那平凡而朴实的笑容,我想到之前对她的偏见,忽然一下子羞愧得不知如何是好。

现实生活中,我们都要对他人多一份信任和理解,少一些抱怨和指责,不能总戴着有色眼镜看对方。要相信人间有爱,心随花开。

人间百态

有位老同学

□祁军平

日子平淡无奇地继续着,田野正在上课,办公室主任突然推开教室的门,喊他接电话。他一边走一边问:“谁打电话找我呀?”王主任跟在身后说:“对方说是市委组织部的,具体人家没说。”

“喂,我是田野,你是哪位?”

“我是眼镜,哎呀,老同学真是贵人多忘事呀。”

眼镜是田野上初中时的物理课代表。记得上初二的时候,眼镜喜欢邻班一个长着丹凤眼的女生,田野当时作文写得很好,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眼镜就私下找他帮忙替自己给那个女生写情书……

“喂,老同学,我经常在《西京日报》上看到你发表的文章,很不错呀,听说你现在当作家啦,记得在咱们上中学的时候,咱们班就你作文写得最好……”

“瞎写哩,让老同学见笑了。”

“老同学,前几次同学聚会你怎么没来?我问了几个同学都说没你的手机号码,你们学校的电话还是我打到《西京日报》报社问来的。”眼镜接着说,“把你号码发给我,等晚上咱再聊……”

晚上九点多,眼镜果然打来了电话。两人家长里

短聊着各自的际遇,眼镜问:“老同学,我看你挺有才的,怎么这么多年你不想办法调出来呀?”

“谁说我不想?做梦都想。可是没关系,八竿子打不着一个当官的亲戚,想调动难于上青天啊。”

“眼镜,我听同学说你如今在C市把事干大了……”

“唉,你别听同学们瞎说,我只是市委组织部办公室的副主任,以后你来市上办完事到我公司喝茶。”

……

挂断电话,妻子问田野和谁聊天呢,聊得这么热火朝天?田野告诉妻子电话是初中老同学打来的,想想当初还帮他写过情书,如今人家都当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了。田野突然感觉自己活得很失败。当妻子听说他同学在组织部工作,不禁眼前一亮,动员田野改天去找找那个同学,联络联络感情,看能不能想办法把他调到县里教书……

这天,校长把田野叫去办公室,亲自给他沏了一杯茶,然后轻轻关上办公室门,神秘地对他说:



“田老师,听说你和市委组织部的人很熟?”

“也不是太熟,就是有个老同学在那工作。”

“田老师,你真是深藏不露呀,有这层关系你咋不早说呢。”校长接着说,“以前学校有啥对你关心不够的地方,还请你多多包涵。最近教育局给咱学校一个到市区学校交流任教的名额,经过学校研究,决定把这个机会让你,以后见到老同学,你可要为我美言几句啊……”

“哎,老公快醒醒,再不起床你要迟到了。”妻子推了田野一把,他连忙从床上爬起来,睁开惺忪睡眼,才发现原来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痛别父亲

□杨科社

“大哥,咱爸走了!”清明小长假头天清晨,我刚起床就收到小弟发来的微信。顿时,只觉得头晕、心慌、鼻酸、喉哽,油然滚落几颗泪珠。有关父亲的往事如同电影浮现在我眼前。

父亲9岁时,其两个弟弟还有我爷爷,当时就因霍乱相继离世。万般无奈之下,奶奶领着年幼的父亲,于1945年正月一路逃难回归故里,投奔姨奶奶所在的秦川农村,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辣。

父亲早年生活贫寒却不乏志气,一米八二的个头从未向命运屈服。1956年秋,以全班第五名的成绩从小学毕业的父当选为生产队会计;1958年冬,又西行人陇千余里,远赴兰州市变压器厂工作,后在奶奶的催促下重回秦川;1959年6月,父亲投身教师队伍,继续在村镇六所学校任教;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小学班主任、教学主任、点长、校长,教书育人二十五载,勤勉笃学,诲人不倦,为乡村教育绽放了生命的光和热;1984年元月,又以近知天命之龄,调任镇政府供职十五年,热忱服务乡村群众,赢得一方百姓口碑。

父亲严于律己,不沾烟酒麻将,严格要求子女,学习积极向上,专心致志,做人诚实守信,敢作敢当。您先后送两子一孙携笔从戎,一家三代三人多次立功受奖,分别跻身军警校尉行列。

父亲自幼酷爱书法,闲暇锲而不舍,笔耕不辍,加入陕西省老年书画协会,作书独具特色,几经报刊发表。他乐善好施,不求回报,几十年如一日,义务为父老乡亲婚嫁娶

书写对联,享誉方圆。横竖撇捺有出处,丹青难写是精神。您书写中国汉字,抑或抒发了一个男子汉直面坎坷人生的雄心壮志、不屈不挠的精气神。

父亲一生半工半农、耕读传家,孤身支撑门户,养育儿女,含辛茹苦。年逾花甲退休回村,欣然躬耕陇亩、点瓜种菜,兴来挥毫泼墨、笔走龙蛇。难能可贵的是,您耄耋之年尤为子孙修房建屋忙前跑后,倾尽全力。身卧病榻一百日,儿女闻父呻吟?此生长忆关山月,不照人间泪满襟。父亲,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您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品德,您自强不息、习书不止的毅力,将永远成为我们人生路上奋然前行的不竭源泉。

父亲,在您的棺椁居家存放期间,断续月余的阴雨天竟然一直晴朗。然而,在您的遗体安放的翌日薄暮,一场风雨却凭空突降,可去坟祭奠您的孩子们却在雨前安然回家。昔日,我身着戎装,曾为保卫国家镇守边关站岗放哨。春夜,我被一身雪,特为父亲修建坟墓安全来回巡逻。

出殡前后,前往父亲灵堂吊唁的亲友络绎不绝。旷野路畔的紫荆、山茶、月季花五彩纷呈。喧天鼓乐、震耳欲聋;繁花似锦、燕雀蛙鸣,而荡漾在我胸中的却是《春天里》的唱词:“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在春天里!”

风和日丽,田野无限。正是荆挑满枝头,扶杖痛别泪花流。父亲,您可知?有几只可爱的燕雀不时在您的空坟周围叽叽喳喳、飞来飞去。



为生活打拼的你们

□金心

忍俊不禁地刷着抖音,看家人朋友拍的“美颜怪妆”小视频,突然目光被深深定格在一个个底层打工者身上。透过屏幕,看到他们在建筑工地、或在简陋工棚、或在田间地头……每一个故事都揪扯人心,每一张抹满污渍风霜刀刻的面庞,都给人一种疾风中“劲草”的坚韧和为生活打拼的“倾尽全力”。这个抖音号的创建者是我的记者朋友阿薛,而“关注农民工,关注弱势群体,真实记录他们的生活状态”正是他的拍摄定位。

其实在我们身边,总能遇到那种虽“身处崖壁”,生命却像山花般顽强绽放的女子。记得有次清晨与丈夫赶往汽车站,经过一个卖烧饼的早餐摊,摊主是一对年轻夫妻,丈夫在铁炉膛里忙碌地贴饼翻取,有顾客上前,又快速地递饼收钱找零,妻子手底如飞地揉面擀皮,她身后还用背带背着熟睡中的孩子,我随口问了句:“你这么辛苦还带着孩子,真不容易,你们早上几点起来?”她轻轻一笑道:“我们凌晨两点多就起来了,孩子太小,把他一个人丢在屋里不放心,我们都年轻,吃点苦没什么,只要

生活有着落,心里就踏实。”小肖是位来自皖北农村的打工者,我是在“嘀嗒拼车”平台搭乘他的车,认识了这位“励志哥”。小肖的父母都是忠厚老实的乡下人,他家兄弟三人,他明白自己的未来只有靠自己去打拼。于是这些年,他虽没学历却吃得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的休息日加起来手指能数得清。他就像一个“工作机器”,年复一年地努力工作。就这样,他在家乡贷款买了一套房,还买了一辆车,下班后捎带着用“嘀嗒拼车”平台去载客拉人。当我竖起大拇指为他的拼劲称赞感叹时,他幽默地来了句:“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我想起那位爆红网络、96岁高龄还在夜市卖煎饼的老奶奶,当别人问她,这把年纪为何不在家中享清福,还要出来摆摊时,老人家淡然道:“我觉得在家闲着挺难受的,就算老了,也要做点有价值的事情。”人生暮年,竟有这般难得的“活到老,干到老”的心劲和生活态度,让人肃然起敬。

致敬劳动者,你们的每一滴汗水中都凝着不屈的毅力,每一步的负重前行都展现出劳动者的风采。你们的埋头苦干撑起一个家,带给人们的却是一种昂扬向上的积极奋进和不畏艰辛的力量。

万花筒

年初,某公司出台了一条关于劳动纪律的新规。

新规明确:“2月份起,所有员工进电梯必须先迈右腿。不管此前是习惯先左腿还是右腿,从新规执行之日起,每个人进电梯统一先迈右腿。此条规定要纳入员工年度考核,对不执行新规者要采取一票否决,取消本人年度评优、晋职晋级资格,所在部门也丧失年度评优资格。”

新规一发布,公司上下哗然。有人说:“我把活干好就行了,还管我先迈左腿右腿?”更有自认为懂法的人说:“法无规定不可为,《劳动法》里有这条规定吗?”

民意反映到高层,高层表示这些都在意料之中,并责令智囊团队连夜制定新规实施方案。10多名公司精英经过一夜单创,形成一个各方面考虑比较周全的方案,高层阅后一次通过。

这个方案以责任制的方式明确了推行新规主要措施:一是新规在颁布后一个月起执行,从颁布到执行的这个月,为公司“先右腿”活动培训月。由技术部门负责开发一套脚部记录智慧系统,对每个人进电梯的动作做记录

和分析判定,培训期间,智慧系统可作为辅助教具。新规执行后,智慧系统将用于数据采集,作为年底考核依据。二是确定此后每年1月为“先右腿”活动强化月,以巩固强化“先右腿”培训效果。三是由宣传部门负责起草一篇关于在公司开展“先右腿”活动的动员,宣讲新规的出台,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大家令行禁止的意识,提升对公司的归属感,在公司培育忠诚文化。“先右腿”活动培训月结束后,新规正式执行。

通过智慧系统提供的一周情况分析,推进效果出奇好,大家都执行得不错,只有一位新人职员,总是被捕捉到未落实“先右腿”行为。

技术部门好意将数据反馈给这位新员工和他所在部门经理。经理便找他谈了次话。“平时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

“没注意。”

“腿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能不能先迈右腿?”

“能。”

一条新规

□徐行

“进电梯呢?”

“进别的电梯行,进咱公司的就不行了。”

“奇了怪了,怎么就不行了呢?”

“也不是腿不行,而是它不行!”新员工指着自己的脑袋说,“还有它也不行!”他又指着自己的心脏说。

经理明白了。“兄弟,我明白你意思了,我知道你有思想也有灵魂。这样,算我拜托你了,在公司咱只说腿的事儿好不?”

“我也想啊,但它和它不干嘛?”新员工再次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和心脏部位。

经理知道他遇上死心眼儿了,也就不多和他说了,便叫来一老两新三个同事,让他们去和死心眼聊聊。

新员工甲说:“我也知道这规矩多少有点儿别扭,不过又不是什么多大的事,不让你少

肉不让你掉皮,也不会少你工资,你配合一下,不要在这种小事上丢分嘛。”

死心眼摇头。

新员工乙劝他:“平时走路不也是先迈一条腿嘛,也没见你是跳着进来的,也没把门槛给你修两米高让你和刘翔比,较那个真干嘛,稍微注意一下先后顺序不就好了嘛。”

死心眼不语。

好心的老同事把他拉一边出了个主意:“我知道你不愿勉强自己,那以后你要进电梯都叫我,我不在叫小甲或者小乙,你就站我们身边,我迈腿的同时你也迈腿,随便哪个腿,智慧系统拍不出你是用哪条腿,它还没那么智慧。”

死心眼依旧沉默。

好心的老同事又想了一招:“其实还有一种操作,一般人我真不告诉你,你可以给自己做个面具,让他进来的时候戴上。”他用下巴指着新员工甲:“他替你进电梯,你就走楼梯算了,反正你办公室就在三层。”

死心眼还是不答应,口中还振振有词:“你们不用劝我了,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你负责,承担得了吗?你一个人考核不过就算了,害得整个部门考核都要受你影响,你负得了责?”在一边静观事态的经理终于忍不住了。

“这……”死心眼的态度终于松动了,看起来他什么都不怕,其实还是有怕的——他最怕给别人添麻烦。

此后,死心眼也和大家一样,每次在智慧系统的监督下,右腿先进入电梯。

某公司“先右腿”活动得到全面推行。几个月后的一天,死心眼死了,死于意外。

当日的电梯监控和智慧系统的影像显示:那天进电梯后,电梯一开始运行,死心眼就用右腿连踹电梯门,说踹其实不像是踹,就仿佛那条腿上粘上了什么放射性的元素或者那条腿本身就不是自己的一样,他似乎使劲儿想把腿甩出自己的身体。

电梯轿厢门终于被他踹开了,电梯还在上行,于是那条右腿带着他的全身,整个人被卷进了正在运行的电梯里。

事后负责清理他遗物的刑警描述,死心眼的一个晨会记录本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每次进电梯,就觉得自己被侵犯了一次。”刑警边描述,边不可思议地摇头。